



新紅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742B

前哨叢刊之一

我們的詩



前哨社編輯

116863

~~126863~~

~~1178238~~

1929, 9. 初版

1—2000 册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前哨社發行

摩文煥裝幀



現湧

作喚奮糜

內容目次

李白英一首

三萬二千萬

潘達仁一首

上工

斧 冰二首

日出之歌

從鄉村到都會

劉揆同一首

醫生

殷 紅二首

在毛頭鷹的夜眼底下

工場的創造

陳文煥一首

時代祭

我們的詩

前 言

在缺乏新文藝素養因而還在盡量吸收國外作品的中國，而且又當這可怕的偉大的沈默的時代，如果從事於文藝者不能艱苦地把生活的主力深入於這個受難的時代中去，則新興的——寫實的——無產階級文學，鮮能得成功的收穫。

前 言

這一集詩，就是我們近前所作，自信尚未得到成功的收穫的一集詩。詩的內容，大都是，思想極端尖銳化，藝術的形式却不能與思想的左傾一致，結果，只顯露了小資產者神經質的叫囂而已。

但何以把她來與諸君相見呢？

一半是爲了策勵自己社中諸友，使知道，怎樣拋棄過去，而後要以豐富的修養，鍛鍊地鑽入生活深處，取出創作；再有一半，即將此意獻給讀者們是。

二九年，六，二五〇白英記〇

李白英一首

三萬二千萬

三萬二千萬

鄉村是罩着憂鬱了，
憂鬱而且要死亡了！

在那裏，
親戚與鄰人，
兄弟與夫妻

以變態地吝嗇的臉，
沒命地工作着。

一切親情友誼都破裂，
不顧惜地；
沒有扶助了，
人人要救自己。

各人只在以沉痛的生活的鞭，
狠狠地策打着自己。

無窮大的農野，

在那裏：

一切人樣的情感都消滅了，

人人如受難的野獸，

日夜號呼着的，

千方盤算著的，

是租，稅，捐，債，……

妻子，田裏去！

小孩，田裏去！

老人喘着氣到田裏去！

工作着，沒有歇息，

從太陽未升起到月光下底。

然而，仍是餓，仍是餓，
仍是餓啊！……

粟，米，蔴，絲，
倉廳裏去！
官府裏去！
稅務所去！

唉，不如丟下鋤頭吧！

唉，妻！

唉，女！

打着包裹吧！

我們到都會裏去啊！
到工場裏去！

機器，巨人！
你用飛快的脚步，
到鄉下來吧！
交給你，
你以巨大的吼音，
管理一切出疇吧！

農人們！
我們的茅舍要倒蹋了，

我們的故鄉要崩潰了，
皇帝再也不會有了，
祖宗也別離了吧！
我們到都會裏去啊！
到工場裏去！

在這時，
女兒，你不妨，
隨着不相識的男子去！
孩子們，做童工去！

我國所有三萬二千萬農人們！

我們走向都會，走向工場，
走向機械的王國去，
那裏：是社會主義的胎產之地！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潘逢仁一首

上工

上 工

呼呼呼——

唉，這樣寒峻的北風！

嗚嗚嗚——

唉，廠里又在催上工！

該死的天，

是這樣的黑暗，
她還仍舊是這樣的黑暗！
尖刀般的早寒，
刃進了肌骨，
刃進了我們女孩兒的肌骨。

索索索——

怎的這般地怪顫，
那衰軟無力的雙手！
瑟瑟瑟——
怎的這般地怪顫，
那慘白無血的小口！

小鉛桶冰般的在緊縮的手裏顛簸，
殭冷的街道，在她匆急的步調裏
度過。

該死的天，
是這樣的黑暗！
尖刃般的早寒，
刃進了肌骨，
刃進了我們女孩兒的肌骨。

還有一里，
這遙遙的。

步子加緊，
屏息了呼吸。

嗚嗚嗚——
是二破囉號叫，
是富兒們的獮笑！

嗚嗚嗚——
好放肆的聲浪，
是富兒們的吟唱！

趕趕趕——

寒霧已見透明。
快快快——
怕太陽就會上升。

嗚嗚嗚——
是三跛囉號叫，
是富兒們的獠笑！

嗚嗚嗚——
好放肆的聲浪，
是富兒們的吟唱！
廠門前更不見同伴們進入，

她今天來到，許是最末。

× × ×

——你這懶怠的賤種，

——全沒半點兒要飯氣息！

——你這刻來上工，

——你看，東方已日出！

她心頭怦怦不息，

酸淚向腸底倒咽。

監工高聲謾罵，

藤鞭點點亂如雨下；

他沉下酷毒無情的冷臉：

——警你下回，罰去工資半天！

這非人的罪罰，

這重重的恥辱，

她穉嫩的心震碎了，

昏倒在地上哀聲痛哭。

踢噠噠——

是機輪旋轉；

霹啷啷——

落在她身上的藤鞭。

——你這賤種，敢詐死裝嚇！

踢噠——

霹啪——

誰希罕你，滾你娘的！

踢噠——

霹啪——

× × ×

廠門外北風趁猛，

衛士的刺刀分外寒芒。

她羸瘠的身子遍負着創傷，

孱弱的心田，更填滿了絕望。

茫茫的天，
茫茫的地，
何處是“生”？
叫她走向那裏？

她已沒有了職業，
她不再受監工的箠笞，
她已沒有了職業，
她不再給富兒們榨取，
唉，她已沒有了職業啊！
她怎敢逕回家去！

這非人的罪罰，
這重重的恥辱，
唉，她已沒有了職業啊！
她只能在這荒野寒風中覓食；
她絕望的心更堅決了，
沒有悲哀，也沒有號哭。

× × ×

夜已經來到，
是這樣的暗黑，

她儘是這樣的暗黑！

風益發寒峭，

刃進了肌骨，

刃進了可憐的女孩兒的肌骨。

枯枝拼命地呼號，

河水凍結成萬柄尖刀，

一切都被屈服，

勝利的北風猛虎般在咆哮。

月光分外地慘淡，

星兒閃爍着鬼眼，

漸漸地，漸漸地進入深夜，
上天下地，已佈就了死的世界。

餓火在她肚裏燒盡，
四肢的血液凝結成冰，
全部感覺都已失去，
只剩下鼻孔里一絲微弱的呼聲。

星光分外地慘淡，
星兒閃映着鬼眼，
漸漸地，漸漸地進入深夜，
一具僵冷的屍體，點綴這死的世

界！

× × ×

是這樣的陰沉，

她又是這樣的陰沉，

這該死的天！

震抖了靈魂，

震抖了飢寒迫死的女孩兒的靈魂，

這尖刀般的早寒！

是這樣寒峻的北風！

呼呼呼——

潘達仁

上 工

唉，廠里又在催上工！

嗚嗚嗚——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斧 冰二首

日出之歌

從鄉村到都會

日出之歌

看！這激發人心的血光一片，
正燃燒得紅焰遮天！

告知我們那

熱烈的，威武的，光芒的，

大公無私的太陽，

要像火球一樣滾轉着，

從浩蕩的碧海湧現；
告知我們那
偉大的新世紀，
已經顯現在我們眼前。

哦！這遮天的紅焰，
是我們眼睛裏迸裂出來的火花！
是我們胸膛中噴爆出來的血箭！
是我們高舉赤色旗兒，
宣示我們雄偉的叛變！

來！看我們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

者，
舉起我們的鐵鎚，
揮着我們的長鐮！
一面殺，破壞，
一面創造我們的美底世界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此页空白

從鄉村到都會

別用遲疑喲！中途佇立者！
堅決你心，走向巨人的都會！
堅決你心，離去破產的農村！
離去搖搖欲倒的茅舍！
離去荒草蔓蕪的原野！
雖則農村是你數十百代的故鄉，

但那裏只有憂慮，值不得你懷想！
雖則原野是你耕種過來的田疇。
但那裏只有絕望，值不得你留戀！

我們的路只有一條，
走向工廠那機械的王國。
在騷擾的都會裏，
有偉大的戰鬥潛伏着；
在新興的都會裏，
有新的生活萌芽着。

堅決你心，走向巨人的都會！

堅決你心，離去破產的農村！

離去搖搖欲倒的茅舍！

離去荒草蔓蕪的原野！

離去，——

老遠地老遠地離去！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劉揆同一首

醫生

醫 生

慈惠的醫生！

我自有病以來沒有見到這樣慈惠
的醫生！

他曲盡着醫道那種的誠懇態度。

畸零點下的殘髓，

從未受到人家的反覆慰問。

他揭起塵破的帳子，
曲躬着診視我一隻柴骨的手腕；
他和藹地說：

“你患的是肺病！
每天最好打三次血清！
第一要把種種的繁念割棄盡
盡！”

啊！慈惠的先生啲！
不要說我是肺病！
我胸中經濟癥結成的這座暗礁，
時常來撞觸我的生命；
血清我無力能打，

我更不希圖生存！

你真愛我麼？

預備着花圈一領！

同時代的無產者喇！我是你們
的前影！

現實的經濟制度這座暗礁，
絕不放鬆地緊緊掣着我們的生
命，

生者病，病者死，

我不過先着你們而犧牲；
你們不要病到床榻之時，
徒然發出哀憐的呻吟！

殷 紅二首

在毛頭鷹的夜眼底下

工場的創造

在毛頭鷹的夜眼底下

在毛頭鷹的夜眼底下，
任憑她的頭是低低地，
背是彎彎地，
眼是半開半閉地，
羽毛是縮得緊緊地，
呈現出容顏是哀憐的，

發出的聲音是顫動而溫和的；
但是，沒有活着的小鳥一次！

在餓虎經過的道路，
只剩下些鬼的骨，羊的血和毛！

爲資本的毒獸所馳驅的地球上，
那資本豹，是毛頭鷹，
在牠的夜眼底下，
隨處都充滿着被綫殺者的血和
肉；
那血和肉，

是地層下的奴隸之羣的
那弱小動物的生命；
可是，牠那殘殺的夜眼的兇焰，
却燃起了地層下的奴隸之羣的
那弱小者的反抗的大火；
那大火，
燦爛地照耀着，
照耀着奔殺之路，
——地球變了姿態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此
页
空
白

工場的創造

今天我才明白，
今天我才認識，
工場是世界上偉大的創造者。
是生命創造的炬火，
照耀着所有的心臟，
曠野平原的村農青年，

奔向着都會的光明來了！

汽笛和煙囪是二件大的樂器，
每天奏着合拍的強音，
率領着全體的工場，

嗚咽

戰鬥

我們的血，跟着車輪和革條旋轉；
我們的肉，在紅焰烈烈的鐵鑪裏
溶醉；

車輪和革條的旋風，

就是我們血的澎湃；
烈焰焰的鐵鑪，
就是我們肉的燃燒；
澎湃啊！
燃燒啊！
掀翻了地上的狂濤！
點着了一切建築物的火！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麴文煥一首

時代祭

時代祭

新的太陽還未升起！
黑暗仍舊罩着大地。

戰士的墓表在陰鬱的冬之北風裏，
遺下的希望在未來的野大的世紀
裏。

我怕這時代！

我又愛這時代！

於今，咬牙地沉默，

世界沉默了沒有一句言語。

要當新春桃色的風將陰鬱的冬吹

去，

悲壯的紀念，舉行在新的太陽下

底。

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改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742B

